

# 李宗吾怪論異行

于 令 吾

四川富順自流井人李宗吾，自號獨尊，他的厚黑學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哲理，算不得一門學問，他析述歷史上很多人物「臉厚」「心黑」的故事，用反面諷刺法拆穿厚黑勾當。照他的說法，世界上的人如果都臉厚心黑，便誰也騙不了誰，誰也害不了誰，什麼陰謀啦、騙局啦，就無處可施，天下自然就太平了。這是講的反面話，其正面的意思是教人返樸歸真，誠信待人，不要再玩厚黑的花樣了。

## 著書諷世因而丟官

李宗吾曾做過成都市的教育局長，自以為志大才高，小小教育局長實不足展其抱負，又不慣官場的蠅營狗苟，因而憤世嫉俗，才倡出一些怪論。就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，「厚黑學」可謂為「異端邪說」，但李宗吾則自認是一種不世出的「哲學」，甚且還是一種力足救人救世的宗教教義，於是「厚黑教」便繼之誕生，他的「大作」「厚黑學」、「厚黑經」、「厚黑傳習錄」等自

然就成了「厚黑教」的經典，而他也順理成章的成為「大師」兼「教主」了。

既然有了「厚黑教」，當然就要收徒傳教，李宗吾把印好的「厚黑經典」給當時的四川省主席劉湘寄了一批，要劉湘版依并廣為傳播。劉湘見了勃然大怒，下令革了李宗吾的教育局長，使他從此丟了官。

李宗吾對丟官一事並不介意。他說：自古行道的人總是要經過許多困辱的，孔子只做過三個月的官，佛祖在菩提樹下經過多年的苦修始能得道，而耶穌基督更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和他們相比丟了一個小小的教育局長的官又算得了什麼？何況無官一身輕，不幹局長正可以以無官之身去宣揚「厚黑」之教。於是做了一襲土布的圓領道袍，加上一頂破草帽，一根竹杖，正式就「教主」之位而到各地去傳教了。

## 厚黑弟子騙去皮裘

「厚黑教」在官場中雖不得其傳，却也有部

份年輕人願意追隨，所以李宗吾座前也有三五徒衆。李宗吾不是富有之家，原有的一點家當因為印他的那些「大作」典盡燭光，四出傳道身上僅剩一件狗皮皮襖禦寒。但那幾個徒衆比他更窮，都是衣衫單薄，面有菜色，對教主那件狗皮皮襖不免眼紅，於是一個已得「厚黑真傳」的徒弟，連夜翻書，拾了些前人牙慧，集成一本「厚黑名言」的小冊子，趁李宗吾登壇講道的時候當面呈獻。李宗吾高興萬分，當眾嘉獎了一番，看見這個得意高足却是衣衫單薄，瑟縮若不勝寒，詢問之下，原來他爲了「買」這本「厚黑名言」的參考書籍，把棉襖送進估衣店了。李宗吾脫下狗皮皮襖親手爲這位高足披在身上，算是他的獎品。

狗皮皮襖穿到徒弟身上去之後，李宗吾衣衫單薄，竟因此凍成一場大病。嗣後雖然病好了，而心情却大大的變了，他宣佈現在身上已經沒有了狗皮皮襖，「獨」字要去「犬」，而長的個子又不高，比他最低的弟子都矮一寸，「尊」字應

該去「寸」，從此之後，他「獨尊」的大號改為「蜀酋」了。他在灰心之下，只得捲行李回自流井去當隱士。「厚黑教」也就此風流雲散了。

### 張教授拜倒李教主

但他的隱士並沒有當多久，就被一個「厚黑」道行比他更深的人所破壞而重為馮婦。原來抗日戰爭爆發，京滬陷敵，上海復旦大學遷到四川嘉陵江畔北碚鎮的黃桷樹，該校的張默生教授，正在蒐集古今名人的異行奇事，準備編寫一本「異行傳」，對李宗吾這樣的異人奇行自不肯輕易放過，於是寫信請李宗吾把平生得意事蹟提供給他，俾筆之於書，信發後久久沒有回音，而張教授仍然一封一封的一直寫，態度也愈寫愈謙卑恭謹，却仍是石沉大海。最後張教授畫了一幅速寫像，李宗吾高高在上，自己則伏跪在他的腳下，旁邊題了一行小字：「請宗大師早賜回音。弟子張默生拜。」這招果然見效，不久便有一個大紙袋寄了來。張教授以為李教主竟給他這麼多的資料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連忙拆了開來，却是臭氣撲鼻，不可嚮邇。原來是他寫去的那一大堆信，李教主原封未動的作衛生紙用了，穢蹟斑斑，臭不可聞。

張教授雖沒有得過李教主的親炙，却已得「厚」的三昧。此計不成，另生一計，立刻又寫了封信，並附寄了一本親筆抄寫的「厚黑經」，和一首打油詩：「說你怪，你真怪，屎紙拒人千里外，一番功夫真不小，手抄經典送上來。如承先生恩禮遇，足夠半年廁上快。半年之後逢寒假，

定當再版送了來！」這一次仍然原物退回，不過詩的後面卻有李宗吾「龜兒子，知道了」的六字「真言」。

### 北碚小住天堂地獄

張教授這次的信，雖已蒙李教主「宸」閱，並賜六字「真言」，却仍然沒有要寄資料的意思，張默生靈機一動，於是計上心來。便不再直接和李宗吾歪纏，而以「厚黑學」為題，在復旦校刊上大寫文章，替「厚黑教主」吹捧捧場，連續刊登了好幾期，除了按期寄李宗吾之外，又剪貼成精美的小冊子，送給他作紀念。這一來，李宗吾再也「厚黑」不起來了，甚至把張教授引為平生知己，開始寫信和他談論各種問題，不久更移駕北碚，屈尊拜望這位知己，盤旋了兩個多月之久。

李宗吾在北碚期間，就住在張教授的家裏，張教授曾安排了幾次家庭式的演講會，邀了一些學生來聽李宗吾宣講「厚黑教」的教義。在一次演講會上，李宗吾用他的「厚黑哲理」說明形形色色的社會像，並把一些達官名流諷刺一番之後，肯定這些人死後必入地獄。這時，突然有個聽講的人站了起來，打斷李宗吾滔滔不絕的講話，他問李宗吾死後是升天堂還是入地獄？李宗吾答覆說：「我也是要進地獄的。不過，這是我自己的選擇。」聽的人都覺得奇怪，請問他是什麼道理。李宗吾說：「這道理很明白，因為死後入地獄的人特別多，一定會有我很多朋友，我便有很多厚黑學的聽眾，我的厚黑教說不定會在地獄裡

傳播開來呢！」

### 女生示愛教主逃情

雖然李宗吾在北碚得到一些青年學生捧場，厚黑教還是不得風行，教主還是窮困潦倒，寄食人家，但却交上了「桃花運」，竟得了復旦大學一個女生的青睞。不過，那時候的女學生不像現在的開通大胆，在去聽講的時候也只能對李宗吾的「風采」偷偷的瞄幾眼，秋波暗送都談不上，更不要說當面鑼對面鼓的，傾訴款款深情了。李宗吾自以為「貌不驚人」，絕想不到有這回事，當然不會「心心相印」。那位女學生只好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情書，趁着李宗吾外出的空檔，偷偷丟進他的居室。李宗吾倦遊歸來看到了這麼一封字字傳情，語語寄意的信，頓時手足失措，忐忑不安，再也不敢厚着脸皮，黑下心腸再呆下去。於是匆匆的留了一張「吾老矣，無能為也」的短箋，連夜收拾行李逃回家鄉去了。事雖不成，却不能不算是李宗吾生命史上最後的一點小小的「光彩」。

李宗吾回家沒有多久，就「厚黑命盡」，被他那些先一步到地獄的朋友邀去以「厚黑」會友去了。

他在彌留之際，尚吩咐家人，在他死後，務必在他墓前立一方「厚黑大宗師李宗吾之黑骨」的墓碑。不過，他的家人並沒有照他的遺囑作到，李宗吾也和其他常人一般留下的是一堆黃土。至於他那把老骨頭是不是黑的，可能現在那一堆黃土已被夷為平地，更是無從得知了。